



臣昨蒙恩賜御製講易徹篇詩有曰探求頤際
資儒碩聊示聲詩美徹篇霆聲鏗鉤奎畫煥爛
臣鼓舞拜賜謹護襲藏允為希世之珍也未幾
蒙賜御書儒碩二字蓋摘取御詩之義以示特
異之寵也顧惟某微何以仰稱隆渥竊嘗觀子
夏在文學科豈後之儒者所可跂及夫子警之
猶切切於君子小人之辨儒之不可不謹也如
此儒有碩德則為君子不為小人矣臣雖無文
學可稱聖訓昭垂即夫子警學者之深意也朝
夕觀省惟恐德之弗碩有負聖主明訓敢不勉

諸贊曰儒有君子亦有小人抱負碩德廼儒之
真躬行仁義學富經綸宸翰昭賜拜手書紳

附宋史丞相程元鳳傳

歐陽玄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
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
母憂淳祐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
去側遷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錄丁父憂五
年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
主府旁諷曲諭隨士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
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

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秘書丞
兼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
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
以爲厲已旬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
疾苦夙夜寤心脩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訟
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判大提點坑冶仍兼知
饒州治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
稅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
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
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

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遷二人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凱燧得召遷有事於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又言邊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弊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華士大夫之風俗當華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啟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

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侍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為大理少卿抗為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火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人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邪而貪黷無覆出之患謹便發之防而不使之下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

無節言多剴切寶祚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
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
郎兼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乃
兼侍讀亟辭出闕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為執
綏官谷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宮力諫
止之三年遷權工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
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
欲擇重臣出鎮上疏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
士璧為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授蜀移呂文
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

政事進叅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進
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
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
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尤
焞領其事纂脩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
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
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收
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
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
脩明局米五萬石并特進依前職克醴泉觀使

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
兼樞密院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
使以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
震悼輟朝特贈少師謚文清元鳳之在政府也
契家子求為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格
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
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以
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
敢嘗有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

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
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明良慶會錄卷之三

奏議

戊戌八月又四日奏為邊陲異心和戰異議
欲望聖慈下臣此章痛切告戒奏聞事伏候

勅旨 往字謹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人和則
力戰心一國雖弱而可以為強不和則心異力
孤國雖強而可以為弱故諸將心不一力不併

則舉天下之兵以攻蔡城而不克兩國一能同
規協力則以三萬之少大壞北軍於不支是知
強弱雖以勢言而勝負惟以心判故曰同心者
有斷金之利師和者有必克之功否則敵生舟
中憂在蕭牆在我且自擾矣而何能禦夫人哉
比年以來人心乖異但知彼此角立而不思精
白一心但知議和戰守之名而不究互相爲用
之實臣自入臺之後累累以此爲言蓋念諸閩
雖異事體相關皆當以備守爲先皆當以戰禦
爲應皆當以議和爲款敵之計皆當以相接爲

緩急之圖施爲之形雖若有殊互用之謀實相
聯絡規模既定心力既同敵人雖強吾何畏彼
今閱時已久秋風已高頗得所聞乃有大繆所
以和戰之議猶不相協而乖異之風則益甚於
前矣且戰者所以防和好之不成也是和有資
於戰也其可恃和而忘戰哉爲和之說者乃以
喪地蹙國之辱而置之於度外和者所以備戰
守於少暇也是戰有資於和也其可以戰而沮
和哉爲戰之說者乃乘開邊誤國之愆而託辭
以歸非上流以蜀道爲辱也今乃扼其吭而奪

其物其視吳蜀雖異國而能務相結好者寧不
動念制閩以總司爲命也今乃伺其隙而掠其
舟其視吳晉雖對境而能送還所得者寧不厚
顏財固不可不生而不恤國家利源之浸失財
亦不可不聚而曷顧州縣根本之日侵長此安
窮積習不已臣恐風寒之入腹裏者固可慮而
疾病之在腹心者尤可憂一家之自相睽離者
已難調而鄰人恃強見攻者奚以禦每念及此
食不下咽夫委質爲臣高爵厚祿豈無好名畏
義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心豈不欲共濟於艱

難豈不願流芳於久遠而惑於異議執而不回
後患罔思亦可嘆矣矧閱諸道之報曾無一定
之辭有謂韓人今年不出師有謂小使講好將
壓境有謂蜀邊已有警報有謂淮上時有哨兵
要之在彼雖難知而在我者當自盡自盡者何
人和而已昔陸遜進禦劉備諸將不相聽從未
嘗聞其有各自矜持之心惟慕相如寇恂相下
之義今觀訓諭諸將正大可以感人有曰諸君
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
相順何耶諸將既聞此言必致協力破備孰謂

堂堂大宋而無有如陸遜之賢者乎孰謂昂昂諸臣而無有如陸遜之言者乎臣望聖慈亟下此章痛切告戒毋事姑息然人心比皆具此理當有翻然聽從移私闢而徇公合異心而為一平時則通好有急則相須可和而和而戰縱橫顛倒無適不耳此我高宗皇帝所為親洒宸翰者也寇恂賈復之事諄諄而訓下大將韓世忠所為刊諸珉石備以感戴傳承之意倦倦而報上也惟陛下法而行之臣不勝至願

戊戌九月二十二日奏為郡守泛冗軍功頂

冒之弊欲望聖慈清其源沮其勢及諸閫當戰禦丞相未可去奏聞事伏候勅旨

臣聞設官分職所以處人才以資補官所以助國用二者有天下所不可廢也自仕進之途廣而後員多缺少之弊生自詐冒之門開而後名器濫假之弊起然向者員多缺少之弊不過見於州縣之小官爾今也需次之遠遂及於郡守而人才益不如古矣向者名器濫假之弊不過出省部之猾胥爾今也頂冒之偽徧及於士民而國用益失所助矣夫環千里之地以為州領

一麾之寄以為長貢賦賴以辨集民庶籍以撫
摩必視其人之可為而後畀必視此邦之有缺
而後除則人與官相稱矣顧乃前者方授而去
後者又踵而來一郡而數人相丞一闕而累年
坐待上以為未即之任也姑泛然與之而不暇
問其才之何如下以為未即得祿也姑漫然當
之而不自揣其克堪與否其或瓜期幸及欣然
攘臂而前但知磨牙搥舌以飽其私豈復奉上
恤下以任其責然所以致此者有由矣仕於外
者未應為州即求為州未應辟郡始則不問美

惡而終為揚歷之張本繼則創生辭說而競為
換易之是圖此郡守所以繁多也仕於內者不
及月而求遷不逾歲而屢除終至院轄丞簿則
可以得小州躡至三丞權郎則可以得佳郡此
又郡守所以繁多也然則郡守需次之遠又豈
無所自邪而猥謂比年境土日蹙所以其弊至
此可謂不思之甚矣有輸粟於邊而得官有納
貲於官而拜命軍儲賴以供給國計籍以補助
必權出於上而不移於下必命出於公而不奪
於私則人與官相資矣顧乃弊倖難防真屬莫

辨猾胥洗改綾紙而變賣奸民頂冒軍功而參
註其至銓曹也銓曹不可以究詰其至州郡也
州郡不可以考稽聲威搖撼於鄉閭冠裳雜沓
於村墅名器濫及事權下移然其弊不止於此
而已矣方其私於貿易也自承信郎以上可以
四五百券而得之自校尉以下可以二三百券
而得之又下而副尉之類不過三五十券而
已彼其得之之易如此則朝廷之告命將何所
從售乎及其既得入手也持是則可權攝以干
祿持是則可奏辟以爲真又持是則可徑赴於

漕舉彼其費省功博如此則朝廷之告命又將
何所從售乎然則士民頂冒之僞又曷有既邪
而猥謂軍功無力列選何惜以此補之可謂姑
息之甚矣夫建守非細事也今也不能視邦選
侯而聽其泛冗若是鬻爵非得已也今也不能
輸錢入官而聽其僞冒若是可不思所以更革
之乎臣愚以爲欲革郡守泛冗之弊則在外未
應爲州辟郡者不以輕畀在內院轄丞簿郎曹
者不許驟遷而其源清矣欲革官爵僞冒之弊
則從軍十載者方許列選身不入軍者與凡官

同而其勢沮矣庶幾建守可以得人才鬻爵可
以助國用實今日之急務也臣願陛下明詔二
三大臣亟行之臣不勝幸望之至

乞留喬行簡

臣聞丞相喬行簡有求去之意今果乞解罷機
政此其所關甚重不可以不謹也夫行簡當無
事之時而爲退老之請身謀國計斯兩得之今
邊鄙方繹騷赤白囊日至行簡老成持重料事
精明籌運折衝方此倚賴是豈奉身求退之時
邪臨敵易將且猶忌之我國孔棘而當軸者去

臣未見其可也臣望陛下亟出玉音力挽勉留
行簡安而後人心安人心安而後國家安矣臣
僭言及此不勝拳拳併候勅旨

戊戌十月二十三日奏為州縣受納苗米不
當折錢合盡納本色以備軍食及合肥解圍
後當益嚴戰守早明賞罰望聖慈行下路州
縣及密院施行奏聞事伏候勅旨 藏字號

臣聞碑淮西者在於士飽而歌之一言祝河陽
者在於無饑其師之一語蓋士飽則有戰鬪之
勇師饑則有潰散之憂聚兵於平時無糧且不

可興師於頃刻無糧其可乎今糧食殫亡在在皆然而目前最急輒焚其積聚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肆擾東淮以為歸計韃賊至是亦已窮矣今將按兵縱之使自出境則長寇縱敵或生戎心抑將邀而擊之使不得遷則勿過歸師古有明訓督制兩府所當熟思矧彼兩年失利而歸來歲必求報復預為提防尤當念之臣熟觀韃賊之南侵似亦有術之可制彼其天性嗜殺甚失人心自入中原所過殘毀在在荆棘人糧俱無每一發兵必從草地精騎之遠來有數糧食

之可賫無多初入吾疆急行探哨虜吾之強壯百姓以克其後掠吾之稻米牛畜以補其饑然後從容為攻擾計吾若早種早獲請野及時而俾無糧之可困烽燧一驚百姓速避而俾無人之可虜則遠來饑疲搏手無策已足制其死命然而彼之所長在用騎吾不與之野戰而惟堅壁以待之則彼之所長不得逞彼之所長在堅耐吾不畏其虛喝而亦堅耐以應之則彼之所長不得施雖武騎千群莫能展布是又斷其右臂既制其死命又斷其右臂勢窮力屈蹙之易

耳雖然此特為淮計未知為蜀謀也夫東南之有蜀猶一身之有首也首存則身存無首則無身矣是故嬴秦之都會稽也實在取蜀之餘我宋之得江南也亦在平蜀之後魏不敢謀吳以有蜀在晉惟先入蜀乃能圖吳蜀之存亡關係若此而朝廷之上若罔聞知毋乃謂蜀為去天之遠而此可久安歟抑不知其地雖遠而實有唇亡陸寒之憂其証雖壞而豈無回生起死之劑今諸關泐然不守四路盡為傷殘彼雖無兼并天下之心而常有豁壑無厭之欲蜀道之已

殘者既無可取則他路之未至者豈不垂涎彼若南攻施黔則湖之南北皆可慮矣彼若東攻陸峽則江之上下誰能禦之夫江之上下吾之門戶也門戶安乃可使之入湖之南北吾之堂奧也堂奧安乃可使之登臣聞董堯臣之督府也謂韃人見措置要衝入湖南北又謂王全教韃人掠川船下瞿唐且言兩淮之患重即其所說參考對觀是彼無非為自西而東之謀在我豈可持重東輕西之見夫寇至則望風而潰返劫吾民此蜀兵積習之弊也寇退則逡循而避

明良慶會錄上
三十三
無復闔心此蜀帥消靡之弊也如近日陳隆之
楊履正號為有志可成事者其消靡之極亦不
能以振揚如近日秦忠教一軍首先奔潰專務
劫掠其積習之弊終不能以改革故以蜀人而
當韃無異於以羊當狼徒以取斃爾以蜀士而
為蜀無異於以水濟水徒有淪胥爾苟不大有
所更張則終不可以有為非者朝廷亦嘗及此
欲起老成重望之彥以為提兵入蜀之行使能
果斷而不疑豈無成效之可觀惟其優柔牽制
而其事不決是以因循苟且而其患愈深且今

之重於入蜀者莫不曰無兵無才也下以是為
辭上以是自沮臣以為自京湖抽差以予之而
別行招募以補京湖則何患於無兵捐帑藏積
聚以給之而徐行措置以補帑藏則何患於無
財痛省不急之需專應至急之用得人任責重
立規模若兵若財必有措置姑自夔門而上相
時審勢而前大張吾軍之威聲一新蜀人之耳
目使其積習者有所憚而改革消靡者有所儆
而振揚精神便可以折衝縱來亦有以待備蜀
能自立則東南其無憂矣方韃之初至剽悍也

人必以吾國之不能支自韃之連年摧沮也人未見吾國之不能備反而求之在得人耳吾能以是行之於兩淮獨不能以是推之於西蜀哉昔紹興六年龍飛南渡國勢岌岌尤甚於今金虜縱橫不減於韃而東有張韓劉岳西有吳玠吳玠左支右吾各盡忠力反否為秦遂躋中興効在得人成憲昭悉臣願陛下速詔大臣俟虜退時早為之計擇人望之所歸者而委以蜀即兵財之可移者以資其行勿疑遲以失機勿因仍以誤國既得人以守淮甸又得人以鎮坤維

吾國其庶幾乎惟聖神留意幸甚

乞行合肥賞贈

臣聞去冬豐黃受圍諸臣備禦不易每念及此為之惻然今年合肥事尤重觀杜杲之申述信不異於豐黃劉錡之守順昌吳玠之守和尚原以今揆之蓋可並駕然杜杲平時不事言語一旦敷慮必皆實情所謂諸將之忠勤幕府之協贊與夫獻謀之士沒陣之人等第分明乞行賞贈讀之且猶感慨行之其可滯留欲望聖慈急頒詔旨如其所請早賜施行不終朝而昇之人

心度可激勸豈特酬其已往又將責其將來也
併候勅旨

戊戌十二月二十三日奏為乞禦韃守蜀及
合肥乞行賞

臣於季夏妄議邊事浮光既為賊據勢必窺我
合肥韃賊淺謀果出於此幸守者力拒而彼不
克攻援者西來而彼又知懼連遭挫劫遂即退
師合肥既安浮光又復戢臣既獲王全文擒然
屯臣妄庸固不足為輕重王全好黠真一中行
之說士也漢人一答其背不可我乃一鼓而生

致之奪其謀臣如湖廣總臣岳阿孟夏交事謂
見在之兵幾二十餘萬而見在之米僅三十餘
石臣一聞之毛髮踈然意謂朝廷必已措置科
撥所以安帖至今及觀總臣邇來告急之辭乃
知科撥初未曾到不過借貸諸郡義倉與夫督
府綱運收糴支撐數月已復罄窮凜乎朝不謀
夕之可憂茫乎搏乎無策之可懼錢猶可辦米
實難求若欲處之以安平無事之時復又委之
以自為迫畫之計臣恐事窮力竭無以支持衆
饑而逃為憂甚大且朝廷上下皆不寔安日夜

經營專在錢穀大抵惟求之於在人之所難得而不求之於在我之所當取舍當取舍而求難得所以力雖勞而效愈邈也臣於今年季春三月嘗有財賦八事具陳廟堂若能采而行之其於財用必有少補惟其例作空言看過是以無實効然八事之陳皆是為錢而設今所急在米其中有一可行且州縣之間歲納苗斛若以上郡計論之姑以一歲萬石為准使其所取亦止萬石是有定數誰復議之而斛面之贏餘名色之科取以少而計率一倍為故取一石則有

二石之收取五千則有萬之獲上供郡計便自可足餘五千石却另折錢然此錢者上不解之朝廷下不藏之州縣徃徃官吏視為已物巧立名色掩而有之而况上供郡計之需其數雖上萬石而人戶合催之額萬石之外有贏亦是折錢並皆掩有今天下之州縣不知幾百萬石而前所謂一歲萬石者姑約言之耳夫當軍士嗷嗷待哺之際而州縣合取之米乃公然而化為私藏當國家皇皇窘匱之時而官吏掩有之弊乃姑息而憚於改作每一言及令人短氣臣

前來之說本是欲取所折之錢由今而思不若
盡納本色之米各州各縣多置倉廩隨處椿留
準備科撥知通令佐通管簿書不許侵移不許
折價如有違戾監司奏聞下至士民亦許告首
如是則一歲之入可以得兩歲之收諸處之積
可以蓄緩急之備州縣收米既富又可寬之一
分官無苛征民樂輸納而公私之利不可勝計
矣不於愈費本而和糴創名而橫歛乎苗米起
催茲其時矣事機易失盍亟圖之臣願陛下速
詔大臣相與謫確其詳行下諸路州縣有能推

行此意利益公私則增秩加恩斷無所吝都吏
典押亦議賞之如或不然並罰無貸庶有懲勸
不致具文足食足兵或成於此

乞於合肥解圍後益嚴戰守

臣又得所合肥之困已解此陛下威德之所加
而諸臣忠勇之所致也然臣有二說夫韃賊遠
來豈肯遽退或佯為敗北怠我以乘虛或吳璧
少休而再進或縱兵以攻吾之郡宇或分路以
禦吾之援兵宜及此時急繫勿失多方取勝毋
墮其奸然又伏險要以斷其歸塗出奇兵以絕

其糧道力若可掃則勦之使無遺勢未可圖則
驅之使出境而又乘勢以復已失之疆土極力
以極被虜之人民號令嚴明備禦益謹彼雖復
至有以待之此一說也用兵之道惟賞與罰守
臣之出智運籌竭力拒敵援兵之聞命就道奮
臂直前下至偏裨旁及人士或効忠力或獻計
謀即詔督之與夫荆帥從實申上無有偏私不
待踰時便頒醲賞其有觀望而不進逗留而不
前但務虛聲曾無實績亦俾指出姓名當議責
罰如是則賞罰分明庶可懲勸仍濟濟以相遜

勿爭功而忌能此又一說也伏望聖慈下之密
院詳此二說乞賜施行臣不勝至願併候勅旨

陳天運人事剝復往來之機

臣聞陰極而陽剝窮而復此天道之運也亦是
道之運也天運無時而不然故循環之理皆可
以逆推世道有時而或然故治亂之機每難於
逆料觀消息盈虛之理握弛張闔關之機勉其
在我者察其在天者則治功之成猶歲功之成
鑿鑿爭其可必矣陛下兢兢如堯業業如舜聖
敬日躋如成湯純亦不已如文王反求諸身對

越無愧固宜治功之超卓如歲功之渾全也徐
而察之乃有不然實紹謫晦過於持重威福之
柄未克下移嘗一剝矣端平之初清明無壅非
復之機乎未幾而不能復三邊告警中外騷然
歲事明禋雷風震怒嘗再剝矣嘉熙之初元老
當國非復之機乎未幾而不能復權奸拈朝植
立私鄙貪戀人爵滅棄天常嘗三剝矣陛下赫
然奮發總攬權綱委任耆碩容納忠言又非復
之機乎是機也易得而易失易進而易退受恩
過計未敢以爲喜也厄運之說人方隱憂太陽

虧於三朝太史又以爲告加以自夏徂秋天久
不雨江湖相距稼事鮮登邑里蕭條在在愁嘆
鴻鴈未安於中澤豺狼時擾於邊陲是則雖有
可復之機或者又恐其墮於不復之機也雖陛
下天資高明閱理日熟視茲景象寧不動心履
一陽之方新撫事機而興念必將曰天運之剝
而必復者如彼世運之復而易剝者如此得不
疑且畏焉臣竊謂所當畏也不必疑也何者天
之剝而復以陽足勝陰也治之復而剝以陰足
干陽也剛決陽也柔懦陰也宣明陽也壅蔽陰

也忠直陽也回邪陰也端人正士陽也宦官文
子陰也陛下能扶其所謂陽者抑其所謂陰者
則一云爲一舉措一以法天爲心而天下之治
自剝而復自復而泰將駸駸底於光明正大之
境矣臣請詳言所謂法天者乾健坤順稱日父
母一索得男必歸於震主器之位不可虛也乾
易坤簡默運無爲六子交贊共成化工輔弼之
職不可缺也小往大來於時爲泰大往小來於
時爲否君子小人之辨不可不嚴也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守國固當備

禦嚴密不可不謹也凡此皆天道也皆人君之
所當法者也陛下天縱之聖卓冠千古豈不知
此當今之急務哉况開陳獻納不知幾人兼聽
並受不知幾疏講之熟矣聞之稔矣天下延頸
而望傾耳而聽猶未有以副其顛顛之恩而反
憂世運之日趨於剝何也或者得以妄議陛下
容受有餘而施行或有未力高明固不可及而
剛決或有未至此秉陽之德不能不累於陰也

云

疏奏八事

一曰正心二曰待臣三曰進賢四曰愛民五曰
備邊六曰守法七曰謹微八曰審令臣聞人主
天下之主人主一心又人主之主也所主不正
則外邪交攻心乎聲色則妖艷進心乎貨利則
寶玉進心乎驕奢則侈靡之具進心乎順適則
側媚之徒進好惡失真是非易位治亂安危於
此乎判古之聖人知其然故中心無爲以守至
正惟恐斯須不正投隙而來者紛如也臣願陛
下持心以敬畏處心以安靜養心以寡慾凡天
下紛華盛麗瑰竒詭恠可以娛耳悅目適情快

意者舉不足以動吾心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上而延洪天命下而固結人心近而示法子孫
遠而垂法萬世皆陛下之心基之臣所謂正心
者此也書曰任賢勿貳中庸曰敬大臣體群臣
此帝王待臣之要道也夫既知其賢而專任之
矣又從而禮貌之豈爲臣下計哉爲天下國家
計也後世則不然決擇不審任用不專且信且
疑作賢作佞如依方察脉而條然投劑肘欲畫
圓而掣之以爲方蓄縮畏謹則議其無所長展
布設施則疑其有所爲卒之終日救過不暇而

天下事亦無一可人意者此固其庸庸碌碌無以啓人主之信任而人主亦何使便於此哉臣願陛下思元首股肱之一體乾坤六子之相須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如其非才也以禮退之而不強其所不能如其果賢也以心委之而勿間之以疑貳勿外厚而內薄勿陰奪而陽予如此則君臣相與之義盡矣臣所謂待臣者此也虎豹在山則藜藿不采蛟龍在淵則網罟不入人才聚於本朝則遐衝折於千里未有不信仁賢而能治國者今也班行寥落殆若晨星臨事需

才動憂之使豈人才獨留於此時哉才難之嘆自古爲然拔十得五實爲確論臣願陛下旁搜博采蕪蓄並用長於心計者使之治賦擾於藹畧者使之籌邊德履溫純者不疑其遲鈍議論慷慨者不惡其矯激取其長而畧其短錄其功而忘其過寸長片善咸得展布則意氣招徠精神翕聚勢之弱者可使強權之輕者可使重氣象之索寞者可使煒然而新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臣所謂進賢者此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生憔悴

而國勢莫安者今也淮襄之民困於蹂踐西蜀
之民空於驅擄湖廣之民震於驚幹服勤耕織
以應公上之供僅有江浙全閩之民耳臨民者
又從而摧剝之故邊鄙之民流離奔走雖嘗蠲
租武夫儉人反肆苛征之毒內地之民愁恨歎
息罔知撫摩貪官暴吏不念饑寒之苦臣願陛
下嚴飭之閩監司擇其貪黷無狀者條列奏聞
痛與鐫斥去糧羨所以長禾稼驅狐狸所以蕃
鷄鶩仁政之行莫此為急臣所謂愛民者此也
國家之財耗於兵者十常七八陛下臨朝邊報

聲息日勤請問曷嘗不以邊鄙為急哉然伍符
尺籍虛額尚多老弱疲瘵未聞改刺以器甲則
朽鈍以武藝則鹵莽以訓習則文具為將帥者
又從而掎剋科斂之無藝平時且不聊生緩急
安能效死是真可凜凜也臣願陛下嚴飭諸閩
覈實軍籍招收強壯精其器械程其技能而又
痛懲貪將之誅求庶乎士能用命可以禦敵臣
所謂備邊者此也祖宗之法昭如日星廢法用
例為弊滋甚而廢法之大者莫如貴戚之臨民
夫無權保廢宗仁祖之成憲求添差不許孝宗

之良規豈當時貴戚皆非有才之人祖宗不用
蓋有深意陛下試思瑣瑣姻婭某布名藩始於
何時祖宗之世未聞有此也然分符之初貪庸
弗績者猶不逃於吏議今非惟人莫敢議之而
反欲議人矣爲守而逐貳車爲倅而逐聯事無
復顧忌長此安窮後世觀之必不以爲是也臣
願陛下遵祖宗之法推斷恩之義凡貴戚之貪
暴者庸謬者悉賦以祠廩使之坐享富貴其有
才而溫良有德而通暢者間雖遊畀以郡符必
使內外臺得以公廉察之而不與之回護庶幾

知有所憚而不至倚勢作威 賊根本臣所謂
守法者莫大於此陛下幸加之意古者侍御僕
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蓋無微而不
謹也漢唐徒知褻近之可親不知操柄之旁落
不謹其微流禍斯慘惟我祖宗俾之趨走於左
右未嘗假之以事權是以開創大業以至於今
未聞近習踰越規模陛下英明果斷御之有法
稍有假託必罰無赦昨者一二施行足以聳動
天下然道路之傳猶謂蹊徑未能盡窒扳援鑽
刺之習未能盡無雖其說未必皆然而幾微亦

所當察微之不謹著將柰何臣願陛下警之以
禍福之機訓之以保全之道謹微自守勿與外
交無罅可投趨者自止非特國家之福亦近習
之福也臣所謂謹微者莫急於此陛下幸加之
意雷厲風飛天之號令言傳號渙君之號令不
可以不謹也陛下禮十行無非君國之大務
臣下聳觀敢不欽承至於小小武職亦勤內批
或謂已失之褻而小吏省禮緇黃勅牒亦勤宣
諭取索內批之指揮方下片紙之宣索已至使
臣鶴立守待謝進頃刻少稽即有諄諄陛下之

用宰臣將責之以經論之務乎抑使之爲是瑣
瑣者乎臣知非陛下意也今也尚循舊比則非
惟失陛下重廟堂之體其褻風雷之令亦甚矣
臣願陛下似此瑣屑勿煩宣索劄牒印給孰敢
遲留如或省吏邀求即當嚴行懲治何至上勞
六丁之下取哉示天威之尊嚴絕小人之玩褻
其於事體大有關係臣所謂審令者莫先於此
陛下幸加之意臣踈遠之臣無所攀附陛下察
其孤立授以鈞樞凜然憂思未知報稱矧于艱
難之秋聖哲馳驚而不足如臣庸翦曷克勝任

鞠躬盡瘁惟知勉竭駑鈍若夫市恩贖貨屈法徇情用舍惟圖已私施爲不衆公論姦欺明比仰負眷知臣雖至愚決不歸此或有其狀伏蹟其辭然是非之當明可否之當辯利害之當陳臣亦不敢默默以孤委任之意至於從補綴除目之奏可封還內封之請俞信任責成之言乃陛下素定之家法率而行之實有望焉

正月

日朝請大夫新除右補闕兼侍講

程元鳳劄子執綏問荅

臣元鳳恭觀寶祐二年九月初九日明堂大禮

奏請

皇帝致齋微雨霏洒未幾開霽初十日五鼓

聖駕詣景靈宮星斗燦爛行禮之際天高氣清回鑿
詣

太廟齋宿中夜行禮霏煙輪囷十一日早皇帝升玉

輅臣備員執綏晨靄密垂金飈驟肅深沐寵榮
臣今上御名中嚴外辨

皇帝乃升玉輅臣戴慶炯奏請臣備員執綏晨光晴
益玉宇不塵輅行數步

玉音曰天氣差寒臣奏曰立冬已近雅宜差寒玉音

曰立冬之日近行里餘玉音曰今日天氣清明
臣奏曰此陛下聖德清明之所致也洪範八庶
徵雨暘寒燠皆自人主方寸中來玉音曰然輅
至玉牒所前玉音曰諸生近來循理否臣奏曰
陛下不以臣不肖俾之待罪學宮但知奉行規
令以仰承陛下作新士習之意脩舉學校以推
明陛下崇重學校之意玉音曰教法須是並行
臣奏曰周禮司樂掌成均以治學政法如之何
而可廢但學校之中重厚浮薄在在有之警其
一則人自循理玉音曰此皆卿訓飾之力也輅

至三省前玉音曰本朝五使宗姓皆可特異其
名稱耳臣奏曰五使創於乾德初入禮使則范
質爲之橋道使則皇弟開封尹爲之自後兩郊
皆是皇弟爲橋道使淳化初許王至道初元符
間有旨五使自後以宰執充及至淳熙九年始
以開封伯主爲之近年亦有宗姓爲之令茲嗣
祭王與芮爲橋道使旋改爲鹵簿使玉音曰禮
祀儀文中興後視祖宗時如何臣奏曰祖宗時
承平日久儀文大備皆盛大駕鹵簿凡二萬六
千人法駕減三分之一小駕又減其半可見儀

文之備中興之初草創未遑紹興十二年始造
玉輅明年又造金象輅木四輅鹵簿僅一萬二
千二百二十二人儀文差畧然祖宗敬天之實
則有在於儀文之外玉音曰當務敬天之實又
行里餘玉音曰天色開晴臣奏曰次第必晴陛
下嚴恭寅畏有素聖德感召固應如此臣聞乾
道九年有事於圓丘陰雲閣雨暨至闡祀天氣
澄爽宰執奏曰聖德昭著高穹降格孝宗皇帝
有曰如卿所言然君臣之間正當脩飾以答天
貺臣願陛下鑒孝宗之成憲益脩飾以答天王

